

牧铃

著

# 逆子

男孩成长故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逆子 / 牧铃著. —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8  
ISBN 7-5346-3662-0

I. 逆... II. 牧...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736 号

|      |                                                           |
|------|-----------------------------------------------------------|
| 书 名  | 逆子                                                        |
| 责任编辑 | 沈 颀                                                       |
| 装帧设计 | 陈泽新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br>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sushao.com">http://www.sushao.com</a>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启东市开发区新洪路 518 号 226200)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5.25                                                      |
| 版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7-5346-3662-0/I·559                                  |
| 定 价  | 10.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 作者简介

牧铃（1951—）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惊涛》、《血河》、《第4奇迹》、《荒漠孤旅》、《诗侠》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男儿十五》、《梦幻牧场》、《第4探险队》、《牧铃少年小说系列》（1-4卷）等十余部。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文学奖。



# Contents | 目录

逆 逆

|              |     |
|--------------|-----|
| 0 快乐男生 ..... | 1   |
| 1 铁人训练 ..... | 17  |
| 2 跟踪侦查 ..... | 28  |
| 3 蛀虫 .....   | 43  |
| 4 意外发现 ..... | 57  |
| 5 山径崎岖 ..... | 73  |
| 6 别无选择 ..... | 88  |
| 7 众叛亲离 ..... | 100 |
| 8 上山下乡 ..... | 113 |
| 9 乡镇中学 ..... | 127 |
| 10 大家庭 ..... | 145 |
| 尾声 .....     | 160 |

## ① 快乐男生

你尽管别出心裁寻找快乐，但千万不要傻乎乎地跟父母对抗——这可是我的经验之谈！

按区小鸥的说法，我这家伙最最“出类拔萃”的缺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没心没肝，盲目乐观。她说当整个班级的大脑都在升级，全体沉浸于高速成长带来的烦恼氛围中时，偏偏有一名傻大个男生漏网绝非好兆头，这说明那家伙发育停滞，幼稚，而且很有可能存在着某种智障。

我把区小鸥对我的恶毒攻击看做一篇赞美诗，因为我善于将那些可能酿造烦恼的大小苗头，统统朝着积极快乐的一面转化，从小如此，绝对是一种天赋奇能。学校歌咏大赛排练，我们班的男生把《英俊少年》那首著名的主题歌唱得悲悲切切，惟独我，即便是唱到“但有一天，风波突起，忧虑烦恼都来了”时脸上仍然春光灿烂。文娱委员训了我多次都改不了，只好把我从合唱队开除了事。我不在乎，我去为他们弹电子琴伴奏，用欢快的节奏拽着男生们的歌喉，只花了一半时间就把整首歌唱完了，终于弄得我们班三等奖都没捞上一个。

区小鸥就是在颁奖结束后发表她对我的那番怪论的。她指望激怒我，没想到铁锤砸在棉花堆里了。



几“波动”。

我没半点抗议，一律顺从。因为我知道傻顶撞只会使矛盾升级，惹出更多麻烦，那太不符合我的快乐原则了。我不傻。即使打心眼儿里想跟妈妈对抗，我也要避免正面冲突，尽可能采取迂回战术。

比方说吧，妈妈不愿替我补拳击手套，我全无怨言，非但自己动手缝好了手套和练拳头的沙包，还操练出一手飞针走线的好手艺。从此踢球爬山更加放肆，因为再弄破了鞋袜裤自己缝，不必求人，不再讨妈妈埋怨。

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妈妈对我的学习成绩的苛求，完全可以用贪得无厌一词来形容。我考进“前十”，她说应该争取前三啊！下回考了班级第二，她又抱怨我没拿到年级的首位。我说就是考了全年级第一也要讨埋怨的，因为还有全市第一全省第一在前头搁着。妈妈就大发脾气，骂我得过且过没有上进心。正好老爸不知打哪儿窝了一肚子火气回来，听了妈妈的一面之词，二话没说，把我锁进我那小房间，关了禁闭。

当了囚徒的我立即冷静下来。跟爹娘较什么劲啊？我对自己说。不是说快乐是智者的常态么？你拿鸡蛋碰石头，螳臂挡车，跟他们傻对抗算什么智者？幸好今天下午没有足球赛，否则，白白放弃一场超级快乐了！再说，今天没足球赛并不意味着下回被关禁闭时也没有足球赛，我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真正的智者，此刻需要的是理智，是积极行动。

我打开窗。被高楼挤得只剩窄窄一溜儿的天空蓝得叫人心痒，几只不知叫啥的鸟影在高空与强风搏击。人哪，为

什么要作茧自缚呢？我朝直垂楼底的铸铁下水管打量一眼，试了试它的牢固程度，就跨过窗台沿着水管爬下去。

单元的水泥小院里没有一个活动的东西。爬上去呢，往上爬是不是很难？

我从原路爬回窗口。

没想到这略带冒险味的游戏如此有趣，我爬了又爬，动作一次比一次利索，速度一次比一次快，直爬得满头大汗。我估计自己可以拿到爬水管执照了，才一个跟头从窗口翻进屋，坐回书桌前的椅子上。这并非故作潇洒，因为事实上门锁在这一刹那响了，我及时调整状态摆出埋头攻读的样子，妈妈进来了。

我痛改前非的表现又一次换来了妈妈欣慰的笑容。我不觉得这有啥不对的，我快乐了，家里人也放心了，难道不是理智的手段吗？

操练出爬水管绝活后，我开始关自己的禁闭。一张“学习时间请勿打扰”的字条消除掉老妈的戒备心理，在它的掩护下，我从里面闩死了门，然后轻捷自如顺水管溜下去，金丝猴儿似的。我仍旧像过去那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踢球，游泳，上图书馆……只要及时赶回来并且瞅准后院里没人时爬回囚室，这么干就永远是有惊无险，耳朵边妈妈的唠叨和老爸的训斥却减少了大半。

这类经验我当然不便向刘眼镜介绍，关系再铁也不行。至于我自己，有学习成绩在那儿撑着，再怎么顽皮，也没谁把我归入“差生”一类的。我就这么快乐地良性循环着。

一般来说，快乐的孩子必然有一个快乐的妈妈或者快乐的老爸在那儿言传身教做光辉榜样，对不对？我恰恰没有。



妈妈是抱怨型的，老爸呢，大约归于冷面杀手型并不冤枉他。不要误会他老对我拳脚交加，没那回事。只不过从我满10岁起，老爸回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不怎么管我了。再后来，他对我越来越冷淡。掰指头算算，他每年对我说的话不会超过九百句，其中还有百分之六十是连吼带叫的，带我出去玩儿的次数更是稀罕得凤毛麟角。而且他自己再也不看书不打球不玩乐器不唱歌，总之一切与快乐有关的事都跟他不搭界了，让人觉得他整个儿变成了一台工作机器似的。

我就知道，当上了总经理的爸爸太忙了，他把我扔给了妈妈。

再往后，妈妈脾气也变了，变得不爱笑了，变得爱唠叨了，而且跟我谈话基本上只问功课。

我又知道，妈妈把我扔给了功课。

所以我说我的快乐是一种天赋，跟遗传跟后天培养一概无关。

记忆之中，老爸对我放松管教而老妈没闲空整治我的那一阶段，竟然是我童年真正快乐的开端！

妈妈把我扔给功课后才过问我的分数和名次，她自以为抓住了要害，以为我要维持好成绩就必须头悬梁锥刺股凿壁映雪，却不知道小学那点课程实在太容易了，像我这种智商的只要拿出百分之四十五的心思就能永葆成绩中上（我很少傻乎乎地去争前几名。我发现那些“优生”为保住名次而担惊受怕，比“差生”们为逃避最后几名的态度还要恶劣），轻轻松松把妈妈应付过去。

节省下的时间我把自己扔给了“快乐”。我像一只放飞的小鸟，城里城外四处闲逛。我最爱去的地方是江湾。那时江湾还不是泳场，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机帆船、小火轮和木

排竹筏到那儿聚集，运气好，还能见到舷帮上蹲着一长溜鸬鹚的渔船。渔民或菜农家的小孩都到那儿游泳。他们的嬉戏欢乐叫我妒忌得发呆。

“敢下水吗？”这天，一个光屁股男娃问我，他浑身黑亮得像一尾泥鳅。见我没有反应，他骄傲地一耸身子，从一架竹排尾端溅入江流。

男子汉的自尊心受到挑战，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找个背人处脱得一丝不挂，战战兢兢地下了水……

很快我就学会了泅水，跟黑泥鳅们混在一块了。

我曾经总结过，每个小孩都有三个与生俱来的愿望：第一是像大人似的走，第二是像鱼似的游，第三呢当然是追逐着鸟儿上天空了。只是由于功课太多，实现了第一个愿望之后，大半都没工夫顾及后两个愿望；再长大些，干脆把那两个愿望忘了。对不对？

所以不难想见实现了第二个愿望的我是怎样的快乐！那个暑假我飘飘欲仙，每天等妈妈上班后，偷个空儿就往江湾跑。

第二年暑假我学会了深潜，在水里玩得更惬意了。这天我来得早了点，那些乡下孩子还没到。我想试试昨晚从电视里学到的“海豚式”灵不灵，没等他们，就悄悄下到水里。

那边停着一连串大木排，是用木材横顺叠成的那种。木排在水面上浮出半米多高。水下还有多厚呢，也像冰山那样比水面外厚七倍吗？

好奇地想着，我吸足一口气潜下水。

水好清好亮。一群白闪闪的小鱼在往排底下逃，我追了进去。

几秒钟后小鱼不见了踪影，眼前陡地暗下来，我忙转身，

可突然之间我发觉四面都成了一个样，竟弄不清我是从哪边钻进来的了！

别慌。怕啥呢，木排再大也有限，随便朝哪一面都能游出去的。向亮些的那边，准没错。

我双脚一蹬，朝亮光游去。

那亮光却是从两排紧靠的木排间的空隙里透下的，空隙不过四五寸宽，根本不可能钻上去。我只得再向前游。

又有亮光！可这道间隙更窄。我甚至看清了上面晃动的人影，红的白的衣衫都近在咫尺，可我没法子呼救！

水的巨大浮力把我的脊背推向排底，我越游越吃力。更糟的是，我吸人的那口气快要耗完，面木排横竖相接的方阵简直没有尽头！

又有一道希望的亮光在前头闪现。

如果那个间隙仍不能容我钻出，我只能黏在排底，不明不白地死去！

我挣扎着，那短短的几米似有万里之遥。身子不由自主地上浮，背又踏上排底……慌乱中我吞下一口水，脑袋嗡的一声，四肢便不再服从大脑指挥，无力地乱抓乱挠起来……

迷糊中有人在拽着我疾速向前。眼前忽然一亮，我飞也似的向上浮去……似乎有人把我拉上了一条木船。我顾不上睁眼，拼尽全力贪婪地呼吸着，品尝着空气无与伦比的美味。

好久好久，我才睁开眼。我躺在一条渔船里。身边的船舷上，并列的四只大鸬鹚睁圆了眼好奇地打量着我；而它们的主人，一位黑瘦的老爷爷披着件衬衫，蹲在那儿抽烟。

老人的身上还湿漉漉地闪着水光。不用说，他准是我的救命恩人。

“谢谢您了!”我坐起来向他道谢,“您怎么知道我……陷在那里面?”

“你一下水我就盯上你啦!我给你记着时间呢!”放鹧鸪的老人吧嗒吧嗒吸着旱烟袋,“像你这小不点儿,一口气能潜四十秒就了不得,可你竟潜了六十秒。我想今儿算是碰上一个潜水天才了,这机会可不能错过。我当然得跟下去看看。”

他说得轻松,我今天可是死过一回了!我回忆着那短暂却惊恐万状的历险,后怕得脚杆子抽筋,腿肚子软成一团。

老人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别后怕,娃儿!”他说,“人么,到鬼门关上走一遭回来,命就硬实一分!还敢下水吗?”

我一愣,不服气地喊:“敢!”

“这就对了。”老人满意地说,“要不,这辈子你啥时见了水都得心虚腿软直哆嗦!来,游向你的衣服——能潜多远就潜多远,爷爷替你保着险的!”

我二话没说又蹦下水去……果然,那以后我在水中再也没慌过神,水性也年年长进。我想,这事儿要让妈妈知道,还不知要吓成什么样子!那样一来,我的新一种快乐之源岂不要给整没了?她会把我严密控制起来的。我妈衡量我是否优秀的惟一标准是“听话”。我听她的话,她就省心省事儿,她才不管我快不快乐呢。

我有时犯傻,常想老爸老妈是不是生下来就这么老气横秋?如果他们也是从小孩子长大的,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寻找快乐享受快乐呢?

有位在晚报当编辑的作家叔叔曾经替我分析过,说正因为父母很少给我快乐,才迫使我自己去寻找快乐。然后,我寻找快乐的本能便受到锻炼日益发达,我也就变得更快乐了。

这话有点儿像绕口令，可人家说得多有道理！听听——“会找快乐”竟是一种“本能”！

他这一提醒我更明白了。事实明摆着，小牛犊子要斗架，马驹子爱撒欢儿，小狗小猫也懂得追咬逗乐，还断不了偷藏一只鞋或是臭袜子什么的，来逗主人寻开心。动物么，天生就知道玩游戏知道找快乐，要不，白白占用动物的名额啦！那些不快乐的人，岂不连动物本能都退化掉，打算朝着植物进化么？简直可怕！

我那特别发达的本能使我在争取快乐方面不择手段，不遗余力。有个时期，我认定了电子琴是快乐之源——好像是进五年级那年吧，为了逼迫老爸就范，我竟开展了绝食斗争，饿了两顿之后，一台六十八种音色的“百灵”终于到了手。

进中学的第一个暑假，班里哥们姐们纷纷亮出各自父母许诺的旅游线路图来攀比。我冷笑着说：给老爸老妈当跟屁虫太小儿科了吧？本人的目标是独闯巨蜥王国！

“你要去科摩多？”大家一下把我围起来。

我说暂时保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我要去的地方其实是离城区十多公里的废矿山。听人说半个世纪前曾有人从那儿逮到过一米长的石龙子，我就将它命名为巨蜥山了。我相信，到巨蜥山探险，绝对能找到属于男子汉的快乐。但这个孤身探险的计划被班里仅次于我的第二名大力士、人称张大胆的张万里给破坏了。张大胆死乞白赖缠上了我，一定要跟我一起去。我说不行。丢了小命不算啥，把你吓哭了岂不有损你张大胆半世英名？

这话一说，张大胆更是非去不可了。我就把他带到城东的烈士塔下，让他先从望远镜里瞧瞧巨蜥山有多远，好打消他的念头。

那是一片青灰色的石岗子，最高不超过八十米，它们耸立在一个碧波荡漾的人工湖边。我把望远镜递给张大胆，叫他看清石岗子半腰的几个黑洞口。“我们要从那儿钻进去！”我提醒他。

张大胆全无惧色，当即跟我击掌为誓：如果他溅落一颗眼泪，就将他那本硬面精装的《野外探险手册》输给我。

我们选择了暑假的第三天实行这次探险。那天是星期一，两边的父母都得上班，没人干涉我们。

因为是下矿井，除了《探险手册》和绳索，我们还带了手电筒。张大胆弄来一枝巨大的蜡烛，说可以用它来试探矿洞里是否缺氧。此外，便是吃的和喝的。万事俱备，我们出发了。

这些废弃了多年的矿井全是从石岗子半腰微微下倾的斜井。

踩着稀哗作响的碎石，就有一些亮晶晶的小眼睛朝手电筒光转过来——石龙子！可惜最大的也不过手巴掌长。张大胆伸手逮住一条。

“小心，有毒！”我吓唬他。

张大胆连忙松了手，还不断地把手在衣襟上揩着。“如果，如果它们体形再大五十倍，对人类面言，就是一种可怕的害兽了！”他轻声说。

我说对，矿井深处比这大一百倍的都不稀罕。待会儿你拔刀子跟它们搏斗，我给你拍下那搏斗镜头，你张大胆在咱们302班就流芳百世，英名永播啦！

“真有那么大的？”他把水果刀拔出来。

“人家老矿工说的还能有假？”我肯定地说，“咱们继续

向下!”

张大胆紧挨着我，又走下一段二十来米长的斜井。井道里凉飕飕的，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叫张大胆放心的是，这个深度反而没有了石龙子，连小的也不见了。

手电光照出前面两条岔道。一条几乎竖直，窄而且深，令人不敢近前；另一条宽得很，坑底是由大小碎石铺成的斜坡。

“往哪边走？”我让张大胆选择。

“当然是这边。”张大胆惟恐我提出要下竖井，忙朝斜坡跨出一步。

洞子里响起隆隆的雷声。他高举电筒四处照，没有发现崩石，只有一小群受惊的蝙蝠从它们悬吊的洞顶噗噗起飞，乱作一团。雷声没了，它们又飞回原处。

张大胆目不转睛地盯着蝙蝠。“不会是血蝠吧？”他有些担心地问。

我说谁知道哩？别照，别招惹它们！

这会儿我才发现张大胆滑到了离我一丈开外的地方。原来“雷声”是碎石滚动造成的！

“站着别动！”我喊着，放下背囊，掏出他分给我的半枝巨型蜡烛，点上搁在背囊边。然后，我把准备当武器的长棍伸下去，叫张大胆抓牢。

够不着。他那短手，怎么伸离棍头也差着半米。我小心地踏下一步。

“雷声”重又响起，我也滑到了碎石坡上！

碎石陷没了脚踝，而张大胆与我之间仍然隔着那么一段距离。他慌了，拔腿向上跨了两步。这番挣扎的结果是碎石把我们带得更远，“雷声”久久不息。一切平静之后，我们离

那枝大蜡烛已经有八九米远了！

张大胆始终在我下面两三米处。

他用手电筒四下照着。碎石以四十五度的斜坡向黑暗中延伸；再往下，石洞的造型宛如神话中巨人其大无比的咽喉，仿佛直通地心。

“怎么办？”张大胆束手无策了，但声音还算镇定。

“别慌！”我调动着脑瓜里思考过无数遍的自救方案，“对了，紧靠洞壁，咱们就能稳住身子。来，朝我这边靠拢——”我又把棍头伸给他。

他刚抽动脚，滑坡重叉在隆隆声中开始，这一次，我们滑下了大约四米。蜡烛的火焰在我眼中消失了，无论怎么昂头，也只能望见一片淡淡的烛光，渗化在无边的黑暗里。

这才真叫陷入绝境呢！

“哦，有办法啦！”张大胆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绳子！你把绳子做成一个圈套，扔向蜡烛边的石角，套牢了，就能把咱们拉上去！”

“绳子在袋子里。打算救你的那会儿，我点着蜡烛就把它扔在那儿了……”

“哦……”张大胆的声音带着颤抖，“那咱们……没救啦……”

“别说泄气话！”我给他打气，“咱们下皮带，对了，还有衬衫、长裤……”

但这个方案只实施到一半就中止下来。这一切加起来也远远够不到十二米的长度啊！张大胆想了一会儿说他有刀子，可以把衣裤割开，做成长布条。

我说你试试看吧！

他把手电筒叼在嘴里，腾出手去掏刀子，不知怎么一哆



嗦，手电筒掉了下去。张大胆不要命地追向手电筒。手电筒翻滚了几个跟头，不见了，他这一番努力却激发了更大的石流。

雷声隆隆不绝，我们被渐淹渐深的石渣裹挟着向巨人的喉咙深处沉下去沉下去。一会儿，烛光完全消失，我们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更可怕的是，石流稍稍减慢后再没作丝毫停顿，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设法自救的机会！

脚下突然射出万道银光——洞口！它离我们不过十来米远了！

我放下心，忽然想到了与张大胆的打赌。“我记起来了，”我用恐怖得像老巫婆的声音说，“这就是老矿工说的那个死洞。它原本是留着排泄矿渣废石的，出口在两百米高的陡崖上，下头是深谷……”

张大胆静默了一两秒，忽然放声痛哭！

我心头窃喜。“别尽哭呀，”我说，“可能没那么高，只有一百六十米……”

但对张大胆来说，两百米和一百六十米同样是一个可以令人粉身碎骨的高度。而缓缓流动的滚石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们送往那个致命的洞口。他仍然在我前方两三米处……

近了，近了，就在张大胆的身影进入强光的瞬间，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石流却陡然止息。

我们站在人工湖边，脚仍陷在碎石渣里。

这儿只比湖面高出一两米。

而我们两个竟傻乎乎地在那并无生命危险的碎石坡上苦苦挣扎了近半小时！